

朔方備乘卷第八

考二

北徼界碑考

臣秋濤謹案自古聖人之治天下尙仁而不矜智勇唐虞之際化洽四表然史臣紀聲教所漸被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夫東海流沙豈足以限聖人之聲教而必以是爲界何哉誠以德在安民不勤遠略非如好大喜功之主窮智黷武必欲俾遐荒絕域咸入版圖也三代以後亦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一

有畫定疆界之事顧銅柱漢標燿威稜之服遠玉斧宋畫夸智慮之察徼從未有

智能取之而

大度兼容

威能制之而

神武不殺如

聖祖仁皇帝之宥羅刹立界碑洵所謂智勇有餘而益見其

至仁之不可及也夫如是故地有所弗取人有所弗臣



九州之表聽其爲羈縻之國而

量符乎天地

德冠乎古今八紘之廣莫不起尊親之念迄今二百年

來俄羅斯感沐

厚恩謹守成約界碑內外之民罔弗鼓腹含飴共享昇

平之樂豈不懿哉敬考設立界碑之始末綴以

遺聞著於篇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五年七月

上諭議政王等向者羅刹侵犯雅克薩尼布潮諸地戕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二

我居民邊境騷然會諭鄂羅斯察罕汗來使尼果來  
等撤回其衆自後竟不復奏反在在侵犯肆行擾害  
意尼果來未達前旨於察罕汗復令被擒羅刹持書  
從喀爾喀地宣諭之因遣發官兵前往雅克薩招撫  
羅刹不戮一人令其頭目額禮克謝等持書歸去羅  
刹聞我師言旋復回雅克薩築城以居朕思本朝頻  
行宣諭曾未一答而雅克薩羅刹又死守不去或尼  
布潮諸地阻隔前書未達或雅克薩羅刹皆彼有罪  
之徒不便歸國俱未可知今問荷蘭國貢使稱伊國

與鄂羅斯接壤語言亦通其以屢諭情節備悉作書  
用兵部印付荷蘭國使臣轉發鄂羅斯察罕汗處收  
回雅克薩尼布潮羅利於何處立定疆界各毋得踰  
越則兩界民人均得甯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察罕  
汗覆奏時令其使由陸路直來若陸路難通卽以來  
疏付荷蘭國代奏再依此書發西洋國轉達之

臣秋  
濤謹

案此我朝與俄  
羅斯國議界之始

九月俄羅斯察罕汗遣使疏陳除嗣遣使臣議  
定邊界外先奏請撤雅克薩之圍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三

聖祖允之並

命喀爾喀土謝圖汗偵探俄羅斯分界使臣消息二十  
六年七月土謝圖汗奏俄羅斯使臣已抵臣境  
二十七年五月時俄羅斯使臣費要多羅等至  
色冷格地方遣人來期我使至彼集議

聖祖命內大臣索額圖都統公佟國綱尙書阿爾尼左  
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喇往主其議並率漢  
翰林部屬等官暨西洋官二員兵萬餘人前往  
索額圖等奏言尼布楚本係我茂明安部游牧

之所雅克薩係我達呼爾總管倍勒兒故墟原  
非羅刹所有亦非兩界隙地也黑龍江最爲扼  
要又恒滾牛滿淨溪里等江俱合流於黑龍江  
環江左右均係我屬俄樂春奇勒爾畢喇兒等  
民人及赫真費雅喀所居之地不盡取之邊民  
終不獲安臣以爲尼布楚雅克薩黑龍江上下  
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於  
俄羅斯又我之逃人根特木爾三佐領等悉應  
索還如彼皆聽從則我亦歸彼逃人定疆界許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四

貿易否則不與彼和

聖祖允之索額圖等率師啟行至喀爾喀境適喀爾喀  
爲噶爾丹所襲舉部潰走報至譌傳索額圖等  
全軍敗沒

聖祖亟遣侍衛夸塞關保等往追及之始知索額圖等  
尙在因卽傳

旨令退駐內蒙古之喀倫以道阻緣由作書遣參領索  
羅希等前往色冷格曉諭俄羅斯使臣費要多  
羅尋費要多羅答書稱已遣人由尼布楚赴京

聖祖隨召索額圖等還

臣秋濤謹案是役有漢理事官張鵬翮及常熟舉人錢良擇等同行張鵬翮著有使俄羅斯行程錄錢良擇著有出塞紀略皆記此次往返程途事迹然張錄竟云索羅和即索羅希等已定議而還則失其實矣

要  
多羅等由色冷格東至尼布楚

聖祖乃復命索額圖等率官兵仗由黑龍江水路溯流

赴尼布楚就議索額圖等奏請仍如前議以尼布楚為界

聖祖諭曰今以尼布楚為界必不與俄羅斯則彼遣使貿易無棲託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五

布楚為界彼使臣若懇求尼布楚可即以額爾古納為界索額圖等既抵尼布楚城與俄羅斯來使費要多羅額禮克謝等會議斥其侵犯之非宣諭

聖天子好生德意費要多羅等歡呼誠服遂出其地圖

議明分界事宜共相盟誓永歸和好

臣秋濤謹案乾隆五

十八年黑龍江將軍明亮奏查明尼布楚雅克薩原委一摺內稱前經松鄂托與俄羅斯使臣議以雅克薩城內屬尼布楚城屬俄羅斯等語謹查康熙年間往議大臣並無松鄂托其人或云松鄂托即索額圖蓋黑龍江檔案以清字書之故譯漢對音有不同耳記以俟考

聖祖命王大臣等集議奏言應於議定格爾必齊河額

爾古納河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滿漢字及俄

羅斯字喇地訥字

臣秋濤謹案喇弟內

一統志作盛京通志作拉梯

諾蒙古字於上今雖與俄羅斯和好邊界已定

但各省有官兵駐防之例仍照前議於墨爾根

黑龍江等城設官兵駐防疏入

聖祖從之十二月丙子

命遣官立界碑於格爾必齊河諸地其碑曰

臣秋濤謹案碑文

一統志

盛京通志所載多誤今依

平定羅刹方略其會典事例及徐元文集所載

字句異同

備注於下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六

大清國遣大臣與鄂羅斯國議定邊界之碑

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訥

臣秋濤謹案一統志

徐元文集訥皆作納通志作諾

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

河

臣秋濤謹案盛京通志作吉爾巴齊河

為界循此河上流不

毛之地有石大興安

臣秋濤謹案徐元文集此下有嶺字非是辨見

後以至於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

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

臣秋濤謹案此依

平定羅刹方略徐

元文集云凡嶺南一帶流入烏龍江之溪河

盡屬我界其嶺以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

斯國界字句微異而意則同會典理藩院典

屬清吏司云自興安嶺以至於海嶺以南為內地嶺以北為俄羅斯地又理藩院事例云康熙二十八年議准自大興安嶺以至於海山之陽為內地山之陰為俄羅斯地皆節錄碑文之詞文雖異而意則同也惟乾隆初年所修一統志於黑龍江卷內載分界石碑云有石大興安以至於海凡山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語意與事理全相矛盾殊不可解臣秋濤詳細校勘始知刊本一統志於碑文山南二字下脫落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十二字又脫去山北二字遂致文意舛誤關係匪細乾隆四十年重修盛京通志關郵門載分界石碑全與一統志同惟云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界興安以至於海凡山路一帶之溪河盡屬俄羅斯蓋覺其語意舛錯稍為更易而未及校正不知碑文本自瞭然也附識於此以見校讐之不可不慎云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七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

岸屬於中國河之北岸屬於鄂羅斯其南岸

之眉勒爾喀河口

臣秋濤謹案喀作客

盛京通志作默

勒肯河

所有鄂羅斯房舍遷移北岸

臣秋濤謹案

統志移作徙

一將雅克薩地方鄂羅斯所修之城盡行除毀

雅克薩所居鄂羅斯人民及諸物用盡行撤

往察漢汗之地

臣秋濤謹案盛京通志作察罕汗

一凡獵戶人等斷不許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

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卽行擒拏送各地方該管官該管官照所犯輕重懲處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卽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壞大事

臣秋濤謹案一統志通志

沮皆作阻仍與中國和好毋起爭端

一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所有鄂羅斯之人及鄂羅斯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

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後一切行旅有准令往來

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

### 朔方備乘

### 卷八

北徼界碑考

八

一和好會盟之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卽行送

還

臣秋濤謹案此條徐元文集與第五條合爲一條蓋元文初擬之稿如是後經聖裁分爲二條也

附錄擬撰分界碑序

臣秋濤謹案崑山徐元文集中有分界碑

前載此序考元文於康熙二十八年官大學士此碑蓋其所撰原擬序文後未鐫刻覽之足知歸嚮之情與聖德廣大並可考遠人互證因附錄於此

皇帝撫有天下殊方重譯罔不賓服師武旣揚文教亦

訖蕩蕩巍巍以成大一統之治惟鄂羅斯國在



黑龍江西北陞夙嘗通使效貢後其邊人弗戢  
潛入雅克薩築城以處擾我屬部獵戶使我獵  
戶弗甯厥居於是

廟謨柔遠先之以文告既不共命則移偏師攻其城克  
之惟

皇帝德並天覆神武不殺所獲之俘悉縱悉遣且資之  
舟車餼糧俾返其所王旅旣旋抄略未已用興  
師復圍其城彼乃遣使講好請定疆域康熙二  
十有八年夏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九

皇帝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至於尼布潮之地宣

布德意鄂羅斯國使者費岳多羅

臣秋濤謹案  
諸書皆作費

要多羅要  
或作耀

額里克謝等皆悅服相與畫疆定界

使我邊人與其國人分境捕獵期永永輯睦無  
相侵軼約旣定勒之貞石以昭大信垂諸久遠  
轉條列如左

附石大興安考

臣秋濤謹案分界碑文第一條云將由北流入

黑龍江之綽爾訥卽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

河爲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興安以至於海昔人多不解石大興安之語或改云大興安嶺或改云有石界興安以至於海於界字斷句以臣秋濤考之諸說皆非也蓋興安卽邱陵之名乃滿洲語也或譯作孟安或譯作興安其實皆同蓋此嶺乃南北之大分水嶺坡陀漸高不覺其峻故滿洲呼爲興安以是知碑文石大興安之下不必有嶺字至改大爲界遷就其說則尤爲不知而作矣黑龍江外紀曰黑龍江

省山爲北障山之最大者曰內外興安嶺內嶺環衛諸城外嶺限制俄羅斯岡巒起伏聯絡羣山諸水多出其下考分界碑文循興安嶺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又侍郎圖理琛異域錄言奉使土爾扈特出張家口六日度興安嶺則嶺之東西緜亘約略可知臣秋濤謹案興安嶺有內外之分外興安嶺遶黑龍江之北其山脈西南自肯特山北分支東北入俄羅斯界至尼布楚河源之北又東北入中國界

遶精奇哩江源欽都河源恒滾河源之北又東  
至大海內興安嶺卽自肯特山南遶黑龍江之  
南故黑龍江一省介乎內外二嶺之間也若圖  
理琛等所度之興安嶺則爲正黃旗察哈爾所  
屬地與此內外二興安嶺皆不相涉且異域錄  
言興安嶺處甚多出張家口於六月初三日度  
察哈爾之興安嶺最其近者由察哈爾又行十  
餘日至喀爾喀阿拉布坦王所屬巴顏布拉克  
地方此處係興安之上有一帶石山產金桃皮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十一

樹此蓋內興安嶺之橫亘而西者也又行二日  
至西拉布里度又行一日至瀚海南界阿里哈  
林圖枯布爾又行一日至瀚海適中朱爾輝又  
行一日至瀚海北界哈囊布拉克又行三四日  
至那拉忒赤勞錄言地皆曠野惟此有山一處  
則瀚海中無山可知又行三日至達布蘇台又  
行三日地勢漸下七月初三日自鄂什欣布里  
度地方下興安嶺北界至汗山東邊枯爾布里  
度地方蓋卽汗山之東所謂東庫倫者也此蓋

外興安嶺由肯特山西行者山脈再迤而西則  
土拉河鄂爾渾河色楞格河皆出其北迤而又  
西則與杭愛山相連不復名興安嶺矣又行二  
日始至土喇河又行十日始至喀爾喀北界博  
拉地方色楞格河環繞山北又行一日至兩國  
接壤之蘇布克圖此蓋今之恰克圖附近地再  
北行二日始至俄羅斯之楚庫柏興皆不復言  
興安嶺蓋外興安嶺循黑龍江北岸爲中外之  
界至肯特山以西則外興安嶺轉在內地而嶺

北之色楞格河庫倫等處爲我喀爾喀土謝圖  
汗游牧地別以喀倫爲界不以外興安嶺爲界  
也且色楞格南岸卽元之和林故地元時設嶺  
北行中書省正指外興安嶺以北而言嶺北水  
皆北流入北海乃瀚海北之大界限也近刻瀛  
環志略繪圖自東海直至科布多皆以外興安  
嶺爲俄羅斯界是不知外興安嶺祇可爲黑龍  
江省之北界其土謝圖汗以西唐努山烏梁海  
及科布多等地接壤俄羅斯皆以他山爲界不

得概目爲外興安嶺也至異域錄又云阿玉奇汗游牧地方西北兩面有佛兒格卽厄濟兒河其厄濟兒河之西岸自薩拉托付以至滕紀斯湖又有俄羅斯屬之西喇喀穆什察里次噶喇斯諾岳爾綽爾那雅爾阿斯塔爾漢諸人柏興自城池柏興以至馬努托海地方西南一帶皆興安山嶺或疑此卽外興安嶺橫亘而西直至西海也臣秋溥謹案阿玉奇汗游牧處在裏海之北所謂滕紀斯湖卽裏海厄濟兒河卽窩瓦

河窩瓦河東有烏拉河源出烏拉嶺烏拉嶺自蔥嶺分支北抵冰海嶺東之水東北流嶺西之水西南流烏拉河窩瓦河皆在烏拉嶺西皆西南流入裏海窩瓦河西之西喇喀穆什城卽內府圖之錫拉哈米斯和屯也察里次噶喇斯城卽內府圖之達里特薩拉斯和屯也諾若爾綽爾城卽內府圖之阿噶鍋和屯也那雅爾城卽內府圖之揚噶拉和屯也阿斯塔爾漢城卽內府圖之阿斯達拉干和屯也凡此諸城悉在極

西其西南山脈與高加索山相連與黑龍江之外興安嶺相距在二萬里外何由相接哉或曰然則異域錄何以有興安山嶺之稱臣秋濤曰此正足證興安非山名乃滿洲語邱陵之名也土爾扈特阿玉奇汗本蒙古別部故呼裏海爲滕紀斯湖蒙古語稱湖皆曰滕紀斯也圖理琛本葉赫人則其稱西喇喀穆什以西之山曰興安嶺無足怪者明乎此則分界碑文石大興安之語可以渙然冰釋已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古

附考格爾必齊額爾古納二界碑

臣秋濤謹案方略言立界碑於格爾必齊河諸地則不止一處矣今輿圖共載二處其在格爾必齊河東岸者則

大清一統志

盛京通志皆載之其在額爾古納河南岸者則

欽定皇朝通志載之具錄其道里方隅於後

大清一統志曰分界石碑在齊齊哈爾城西北二千

五百里黑龍江城西北一千七百九十里格爾

必齊河口東岸

盛京通志曰分界石碑在吉爾巴齊河口東岸

臣秋

濤謹案吉爾巴齊河即格爾必齊河也輿圖云安巴格爾必齊河志云大格爾必齊河

欽定皇朝通志金石略云

御製與俄羅斯定約分界碑文康熙二十九年

國書行書俄羅斯蒙古捷提諾五種書額里古納

河摩崖

臣秋濤謹案額爾古納河在齊齊哈爾城西北二千里源出呼倫湖北流八百

餘里入黑龍江河之北岸即俄羅斯界一統志通志不言有分界石碑蓋遺漏也

附分界盟約清文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五

西清黑龍江外紀曰格爾畢齊河源出興安嶺

南入黑龍江河口東岸有石勒清漢蒙古及俄

羅斯喇第諾五體字康熙二十八年所立分界

碑也余嘗從土人得分界盟約清文較世傳界

碑漢文微有異同

昭代掌故所關譯出以備參考其文云中國

大聖皇帝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索

額圖內大臣都統一等公舅舅佟國綱都統耶

談都統班達爾善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薩布

素護軍統領瑪喇理藩院侍郎溫達會同俄羅斯察罕汗使臣俄昆尼等在尼布楚地方公議得一將自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卽烏魯木河附近之格爾畢齊河爲界沿此河口之大興安嶺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河道悉屬中國其嶺陰河道悉屬俄羅斯惟烏地河以南興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河道暫行存放俟各還國察明後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議

臣秋濤謹案理

藩院則例俄羅斯事例云一烏特河等處地方暫置爲兩邊公中地方均不得侵佔居住查此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六

條係雍正五年議定烏特河一將流入黑龍江卽烏地河也亦名烏底河

之額爾古納河爲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其南岸墨里勒克河口現存俄羅斯廬舍著徙於北岸一雅克薩地方俄羅斯所築城垣盡行拆毀居民諸物悉行撤回察罕汗處一分定疆界兩國獵戶不得越過如有一二宵小私行越境打牲偷竊者拏送該管官分別輕重治罪此外十人或十五人合夥執仗殺人劫物者務必奏聞卽行正法其一二入誤犯者兩國照常



和好不得擅動征伐一除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現有之俄羅斯及俄羅斯國現有中國之人免其互相索還著卽存留一兩國旣永遠和好嗣後往來行旅如有路票聽其交易一自會盟日起逋逃者不得收納拏獲送還一兩國大臣相會議定永遠和好之處奉行不得違誤

附記界碑附近山川雜事

龍沙紀略曰艾渾在墨爾根東三百四十里鎮城在黑龍江西岸江之東有舊艾渾城相傳元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七

黑龍衛城也自鎮城西北干一百里爲雅克薩城舊址過此而西又干餘里今邊界立有界碑又曰按輿表黑龍江將軍境北至俄羅斯三千里據卜魁言也俄羅斯自西北表延至正北爲域甚廣今界碑在西北昂班格里必齊河之東而北有山爲限

又曰黑龍江在俄羅斯境內河之自西而東入江者九曰巴爾稽曰阿哈楚曰他爾巴哈泰曰圖魯泰曰他拉已爾集曰特楞曰俄克碩曰俄

倫曰昂衣德河之自南而北入江者三曰撲拉  
訶集曰圖里格曰温多其自界碑橫而東也河  
之由西北而南入江者九曰阿集格格里必齊  
曰卓爾克奇曰昂班格里必齊曰俄羅曰倭爾  
多昆曰烏里蘇曰博倫穆達曰額爾格曰必勒  
覃自南而北入江者四曰鄂爾姑納河曰末河  
曰厄牧勒河曰旁庫河鄂爾姑納為俄羅斯界  
河故其名獨著

附記黑龍江巡察邊界事略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六

龍沙紀略曰五月

謂每年五月

三城各遣大弁率百

人巡邊

三城謂卜魁城墨爾根城艾渾城也臣秋濤謹案卜魁即齊齊哈爾城艾渾即

黑龍江城

至鄂爾姑納河

臣秋濤謹案即額爾古納河分界處也

河以

西俄羅斯境察視東岸沙草有無牧痕防侵界

也往返各五六十日卜魁往者渡諾尼江

臣秋濤謹

案即嫩江

指西北過特爾姑爾峯與安嶺

臣秋濤謹案此內興

安嶺涉希尼客河開拉里依木等河草路瀾漫無

轍迹辨方而行剗大樹皮以識歸路墨爾根往

者亦渡諾尼江西北過興安嶺盤旋層嶂中其

路徑爲易識艾渾往者從黑龍江溯流北上折而西過雅克薩城故墟至界碑

黑龍江外紀曰黑龍江與俄羅斯分界處歲以五六月間派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協領各一員佐領驍騎校各二員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爾畢齊額爾古納默里勒克楚爾海圖等河巡視謂之察邊格爾畢齊額爾古訥二河齊齊哈爾卓帳處也墨里勒克河墨爾根卓帳處也楚爾海圖河黑龍江卓帳處也每齊齊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九

哈爾協領與墨爾根協領會墨爾根協領與黑龍江協領會各書銜名月日於木牌瘞山上明年察邊者取歸以呈將軍副都統又各瘞木牌以備後來考驗此爲定例 又曰察邊之事歲於七月內咨報理藩院而邊界清謐例於年終專摺奏

聞至將軍惟新任者察邊餘不爾

龍沙紀略曰路多蝻如蜂其長徑寸天無風或雨後更熾行人嘗虛廬帳以納蝻而宿於外帚

十數齊下人始得食螯馬牛流血身股盡赤馬  
軼覓深草間見蝻高如邱知其必斃棄不顧矣  
此以下五條皆述  
巡邊時旅次之事 又曰囊餼糧於樹歸時取  
食之近頗爲捕生者所竊乃埋而識之 又曰  
渡河伐樹爲筏馬馮水以過

黑龍江外紀曰扎哈小船也較威呼尤輕捷裁  
受兩三人相傳墨爾根察邊者猝遇江漲協領  
那里勒泰以馬革爲扎哈徑渡其後預以樺皮  
爲之猶那遺法 又曰圖窪探路兵也官遠行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三

如察邊之類例有圖窪爲前導其精幹者馬上  
望之能測數里外有無泥水是否當迂路行亦  
一長也圖窪哨望之謂切讀成一字乃合

龍沙紀略曰興安嶺一曰新安嶺或曰葱嶺之  
支絡也盤旋境內數千里襟帶三江之左右爲  
衆流發源由卜魁至墨爾根艾渾置驛嶺上巡  
邊者渡諾尼江西北數百里則陟降取道松柞  
數十圍高窮目力穿林而行午不見日石色斑  
駁若趙千里畫幅間物有石洞洞中几榻天然

如琢行者闢草得之藉少憇焉

臣秋濤謹案此指內興安嶺

又曰察哈巖峰在黑龍江東北隅山形如剖壁面西南背東北峭削千尋根插江底土色黃赤無寸草腰亘兩帶深黑火光出帶間四時騰熾不絕大雨則煙煤入雨氣中延罩波上巡邊者舟過其下續長竿取火爲戲兩帶相去數丈許竿止及下帶也山背萬木葱鬱藍翠異狀雖窮冬不凋

臣秋濤謹案察哈巖峯在黑龍江城北九百里志乘不言其爲火山得此可補

其闕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三

黑龍江外紀曰察邊者旣至格爾畢齊河瑪玉爾先來謁待以賓禮明日請我官過其地盛設酒肴極款洽意屋不甚高敞四面多窗無櫺皆嵌玻璃酒五色頗香清然限三爵不多進食則用匕故我官宴瑪玉爾設挂麪瑪玉爾愛之難於入口以彼俗不慣用箸也瑪玉爾俄羅斯官名 又曰瑪玉爾來或與妻偕以喇嘛爲侍從跬步不離喇嘛深目高鼻鬚髮類西洋人官兵望而遠之不與談 又曰將軍觀明初下車察

邊瑪玉爾過河來謁將軍不陳甲仗召與談帳  
中後瑪玉爾見官兵稱將軍大人且有不名一  
錢我國盡知之語每官兵歸必傳語問將軍安  
然則瑪玉爾亦異域之解事者歟

龍沙紀略曰俄羅斯居有城屋以板爲瓦廊廡  
隆起層疊望之如西洋圖畫耕以馬不以牛牛  
千百爲羣牧於野欲食牛則射而仆之曳以歸  
邊卒攜一縑值三四金者易二馬煙草三四斤  
易一牛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三

黑龍江外紀曰官兵與俄羅斯問答以索倫蒙  
古語亦有通其語者不過數句其人衷甲佩刀  
髀至骭纏罽布坐皆伸足瑪玉爾冠上插物類  
雞毛帚或卽以是分爵秩其妻服衫甚長見通  
草花印板畫易以皮毳殊珍重官兵緣以爲利  
龍沙紀略曰秋盡俄羅斯來互市或百人或六  
七十人一官統之宿江之西居氊幕植二旗於  
門衣冠皆織罽爲之秃袖方領冠高尺許頂方  
而約其下行坐有兵卒監之所攜馬牛皮毛玻

璃佩刀之類易縑布煙草薑椒糖餉諸物以去  
黑龍江外紀曰按今互市法我兵一手持酒與  
之飲一手攬其手中物酒盡物亦得或從而鞭  
之不則酒爲騙去然其所有不過佩刀妝鏡鐵  
盤樺皮斗及羔獺等皮而官兵利已三倍若墨  
里勒克所得遠勝此地顧其人獷悍不易制故  
官兵輜重皆納窖中以防竊蓋其人乃俄羅斯  
之得罪戍邊者

龍沙紀略曰俄羅斯來文二函一彼國字一蒙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三

古字貴官與商賈名悉載康熙丙申歲來文稱  
察罕汗一千七百一十六年蓋遡自有城郭人

民始也

臣秋濤謹案此用天主教紀年耳諸家不知皆妄爲之說

署銜具先

代官職於前重世祿也將軍以其文達兵部理

藩院

臣秋濤謹案以上皆黑龍江等處與俄羅斯交涉之事故附錄於此

附威伊克阿林界碑考

楊賓柳邊紀略曰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  
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與

阿羅斯分界

天子命鑲藍旗固山額真巴海等分三道往視一從亨  
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遶入所見  
皆同時方六月大東海尙東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洲阿  
羅斯喀爾喀文臣秋濤謹案此事惟柳邊紀略  
載之他書皆未記述檢

大清一統志

盛京通志皆不載威伊克山之名疑當在外興安  
嶺極東北隅近北海處或疑康熙時本無立威  
伊克山界碑之事楊賓草野傳聞未足爲據臣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十五

秋濤謹案楊賓係康熙時人親至黑龍江所記  
必有所本我

聖祖神靈首出威加四海格爾必齊河界碑係在黑龍  
江北岸額爾古納河界碑係在黑龍江南岸皆  
在龍江一省之西北境其龍江省之東北隅袤  
延數千里斷無不立界碑之理則其勒石於威  
伊克山有必然者後來龍江將弁巡邊者憚其  
遙遠不復巡歷故幾至湮沒失傳耳

大清一統志



盛京通志皆止載格爾必齊一界碑而額爾古納  
界碑兩書皆未載至威伊克阿林界碑尤爲遠  
地其失載也固宜今額爾古納界碑巍然尙存  
豈得以志乘失載之故而疑之乎謹附錄於此  
以備稽考

朔方備乘

卷八

北徼界碑考

三

朔方備乘卷八

舉人王樹枏初校  
知縣吳壽坤覆校